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十七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楚四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𠇊

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寃艾不足以横世夫秦捐德絶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横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宫室臥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褏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

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褏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褏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褏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褏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絶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

今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祅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已俯噣白粒仰棲茂

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呂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一本夫黄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礛磻（繿磻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

乎集一無乎字江河夕調乎集一無乎字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
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游乎巫山飲茹谿
流續後語飯茹溪之疏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
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
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三同無以字朱絲而見之也蔡靈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
一無此輦字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
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

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䵣塞之内而投已乎䵣塞之外襄王聞之顔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以字執珪而授之爲一本爲上有曾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黄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曰齒二字之堅也六十而

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

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吕亳武王吕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

下令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㠯百里勢臣竊㠯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續荀子未嘗為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弒死亡之主言

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

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布褘孫作襍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合曾作含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

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
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
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
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
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
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
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

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憱劉作慨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

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棘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有陪字）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薦）拔僕也使得為君

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曾又作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乃字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無其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

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無王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無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一無盡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

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

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黄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

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越絶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親立為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

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劃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

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内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毒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

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召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惡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

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作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為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羼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

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為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卷十八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趙一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沈者三板郄疵（元和姓纂郗巳姓青陽氏之後趙有郗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趙二字）

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

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

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

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

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

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知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

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

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

作也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
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
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
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
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
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
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
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

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為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

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巳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曾本作杅曰欲為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

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

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豫字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

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　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

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為室而鉅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

也腹擊曰臣羇旅也爵高而禄輕宫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宫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曾作室改）

蘇秦說李兑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兑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兑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

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鬭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

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黒貂之裘黄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淩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

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

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横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

什清繡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巠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収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曾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巳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覩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髙矣而

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鋭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

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三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

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令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令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絶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小

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

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内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

過桂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作爲臣爲鐵鉆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强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

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
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
者君一作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
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
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
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比一作陽而梁

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

可令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

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有

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續云改安作案移續云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盖當時人適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

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鋭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

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

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卬作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十九至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戰國策卷十九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趙二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出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

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

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行

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强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

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無能字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節字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揜錢劉作闇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

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横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宫室聽竽瑟之音察五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庭作妓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横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

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鋭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

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為一本無為字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

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
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
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寳者不以夜
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
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
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
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
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

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伯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

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亡作破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將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

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

以兵横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内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為秦連横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一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三本同無之内字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

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幷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而字)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

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

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乎字王曰曾本添曰字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

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而字）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曽本改矣字作柰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

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

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改作止）功有所止（曾本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

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

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同作祝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錯臂一作非面孔衍作右臂左衽右袒其臂也甌一作林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戰國策作林今俗尚稱林奴臨林今雷州左側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曾作鯷冠秫縫一作鮭冠黎緤史記作却冠秫絀注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紩之別名鉥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蓋言女工鍼縷之麤拙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

教離又況山谷之便孫作士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續云史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樓煩秦韓之邊且昔

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作簡主實晉陽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

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禄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閒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

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於字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作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劉改賤作賊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

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循一作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

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無其字）道（劉作後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錢改奇作袤）行也（曾集無也字）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

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為辨足以道人危足以

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佚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

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禄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曰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黄金

師比以傅王子也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貝帶一飾漢書要義曰腰中大帶黃金胥紕一條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

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史）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一作偱）衣服以待令曰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

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

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集劉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絶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十九

戰國策卷二十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

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劒（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釣竿鐔蒙須（曾作頊）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

而爲此鈞竿鐔蒙須曾作頊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大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歳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

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仇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

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以(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部為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

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鋭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

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

山不聽三國必絶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横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令相魏魏秦必虚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

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請作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

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强燕是使弱趙爲强秦之所以攻而使强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强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强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

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

母言之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字添亡字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

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

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内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

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

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

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

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趍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為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

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内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

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錢劉作請為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

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

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

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錢本添令字

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

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

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無而字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

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飃於清風則横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

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博一作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固一作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

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内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説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

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

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軺也

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

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一作膂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内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

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胥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胥亡走矣

昔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無於字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

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魀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

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横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

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二十